

目 录

前 夜	智 量译 (1)
父与子	磊 然译 (181)

前 夜^{*}

智 量 译



* 最初刊载于《俄罗斯导报》1860年第25卷。作者于1859年6月在法国维琪开始动笔，同年10月在故乡斯巴斯科耶完成。



1

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浓阴下，莫斯科河岸上，离昆卓沃不远，1853年夏日酷热的一天里，两个年轻人躺在一片草地上。一个看来约莫二十三岁，高身材，黑皮肤，尖而微钩的鼻子，开阔的前额，宽宽的嘴唇上含着矜持的笑容，仰面躺着，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远方，微微眯起他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另一个俯身趴着，两只手托起他淡黄色鬈发的头，也在注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他比他的同伴大三岁，但是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他的胡髭刚刚长出来，下巴上有一层薄薄的卷曲的茸毛。在他鲜嫩的小圆脸上，甜甜的褐色眼睛中，突起的漂亮嘴唇边和一双白白的小手上，有着某种孩子似的讨人喜欢的东西，某种诱人而优雅的东西。他全身都焕发出一种幸福愉快的健康气息，一种年轻人的气息——无忧无虑、充满自信、娇生惯养、富于青春魅力的气息。他抬眼、微笑、托腮，这一切动作都像个明知人家都喜欢瞅他几眼的小男孩。他穿一件宽阔的白外套——像件短上衣似的，一条天蓝色纱巾裹住他纤细的头颈，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身边的草地上。

与他相比，他的同伴像是个老头儿，看他那不灵便的形体，或许没人会想到，此刻他心中也正充满着喜悦，也感觉良好。他笨拙地躺着，那颗上宽下狭的脑袋笨拙地顶在长长的头颈上。他的一双手，他的被一件黑色短襟欧式常礼服紧紧裹住的躯体，他

那两只膝盖向上抬起、像蜻蜓后腿似的长腿，所有这些身体部位的姿态都显得笨拙。尽管如此，你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在他全身上下的笨拙中流露出一种“君子风度”的印迹。他的面孔并不漂亮，甚至有点令你觉得可笑，但却显露出善良的天性和富于深思的良好习惯。他名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森涅夫；他的同伴，那个淡色头发的年轻人，本姓舒宾，名字和父名是巴维尔·雅科夫列维奇。

“你干吗不像我似的，脸朝下躺着？”舒宾说话了。“这样舒服得多。尤其是把脚抬起来，两只鞋后跟撞着的时候——像这样——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风景看腻了，你就盯着个大肚皮的小虫子，看它怎么在一根草上爬，或是盯着个蚂蚁，看它怎么奔忙。真的，这样舒服些。可你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伪古典主义的姿势，简直像个跳芭蕾舞的女演员，斜靠在一块纸糊的布景石头上。你要记住，这会儿你有充分的权利休息一阵子。是说着玩儿的吗？学士毕业生第三名！歇会儿吧，先生。别绷得那么紧啦，让你的胳膊腿儿也舒展舒展！”

舒宾这些话全都是半开玩笑地懒洋洋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娇生惯养的小孩对带糖给他们吃的朋友都是这么讲话的），他没等回答，又继续说：

“在蚂蚁、甲虫跟别的昆虫先生们身上，顶叫我绝倒的是他们这种惊人的严肃：一副那么郑重其事的面孔，跑来又跑去，真好像他们的生命多么了不起似的！怎么，一个人，创造的君王，万物之灵长，正在瞧着它们，它们却睬也不睬他；或许，还会有只蚊子高踞在创造君王的鼻子上，拿它饱餐一顿呢！这真是耻辱！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生命又哪点比我们差呢？为什么它们不可以妄自尊大？假如我们可以妄自尊大的话。喂，哲学家，给我解答这个问题吧！你干吗不说话呀？啊？”

“什么？”别尔森涅夫猛地一怔，说道。



“什么！”舒宾重复他的话。“你的朋友在对你阐述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是你却充耳不闻。”

“我在欣赏风景呢。你瞧，这片田野在阳光下闪耀得多么富于热情！”（别尔森涅夫稍稍压低了声音在说话）

“好一片强烈的色彩，”舒宾轻轻地说，“总而言之，大自然！”

别尔森涅夫摇摇头。

“你应该比我更加赞赏这些才是。这是你的本行，你是个艺术家。”

“非也，阁下。此非我之所长也，阁下。”舒宾反驳说，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我是个卖肉的，阁下。我的事儿——是肉，把肉捏出来，肩头，腿脚，手臂，可是这儿既无确定的形式，也无整体的完美，四面八方散开来……看你能捕捉点儿什么吧！”

“但是这里也有美呀，”别尔森涅夫指出。“说起来，你完成你的浮雕啦？”

“哪个浮雕？”

“‘婴儿与山羊’。”

“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舒宾拖长声音喊叫着。“看看真货色，看看老一辈人，看看古代的珍品，我就把自己一钱不值的玩意儿给砸碎啦。你给我指着大自然，说：‘这里也有美呀。’当然，万物之中皆有美，甚至于你的鼻子上也有美，可你不能成天忙着见美就去追呀。老一辈的人——他们才不去追求美呢。是美自个儿进入他们作品的。怎么来的——上帝才知道，或许是，天上掉下来的。老一辈人拥有整个的世界。我们就不能铺得那么开，手太短啦。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点上甩下钓鱼竿，就守住不挪窝儿。上钩啦，好哇！可不上钩呢……”

舒宾吐一吐舌头。

“等一会，等一会，”别尔森涅夫反驳说，“你这是奇谈怪论。

假如你不能跟美共鸣，不能在无论什么地方见到美都爱它，那么你也就不可能在你的艺术当中把握它。假如一幅美的景色，一支美的乐曲不能对你的灵魂有所倾诉，我想说，假如你不能与它们共鸣……”

“哎呀，你这个共鸣家！”舒宾脱口而出，自己也为这个他所生造的新词发笑了。而别尔森涅夫却在沉思。“不，老弟，”舒宾继续说，“你是个有头脑的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第三名毕业生，跟你争论太可怕啦，尤其我这个没念完大学的学生。不过我要告诉你，除了我的艺术之外，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只在女孩子身上，这也是最近以来……”

他翻身向上躺着，两手枕在头下。

几个瞬间在沉默中闪过。正午暑热的寂静笼罩在发出光辉的沉睡着的地球上。

“顺便说说，关于女人的，”舒宾又说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就没有一个女人肯把斯塔霍夫抓在手心里？你在莫斯科见到他没有？”

“没有。”

“老头儿简直疯了，整天整天地坐在他的阿芙古斯金娜·赫里斯季安诺芙娜家里，无聊得要死，可还是坐着不走，两个人眼睛对眼睛瞅着。多么蠢……看起来都恶心。你瞧瞧，上帝赐给这个人怎样的一个家哟！不行，还得要个阿芙古斯金娜·赫里斯季安诺芙娜！我没见过比她那张鸭子面孔更凄惨的东西了！这几天我给她塑了座戏谑像，但丁式的，很不差呢。我拿给你看看。”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胸像呢？”别尔森涅夫问，“有进展吗？”

“不，老弟，没有进展。这张面孔让你没一点办法。一眼望去，线条全那么清晰、严整、端正，似乎不难做到相同。可是又简直不是那么回事儿……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注意到没有，



她是怎么听人说话的？一根线条也不动一下，只是目光里的表情在不停地变化，而随着表情的变化，整个儿体态都在变。你叫一个雕塑家怎么办？而且还是个蹩脚的雕塑家。一个非凡的生命……奇特的生命。”短暂的沉默后，他又添了最后一句。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姑娘。”别尔森涅夫接着还用他的话说。

“而她却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有了这个，你又怎么去谈论她的血统、家族呢。而有意思的是，她正是他的女儿，她很像他，也像她母亲，像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我全心全意尊敬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她是我的恩人呀。但是要知道她是一只老母鸡。叶琳娜的这个灵魂是打哪儿弄来的呢？是谁燃起了这团火？这又是一个要请你解答的问题，哲学家！”

可是“哲学家”仍旧什么也没有回答。别尔森涅夫一般说没有“多言数穷”的缺点，他说话时显得笨拙，讷讷于口，不必要地舞动着两只手。而这一次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宁静压在他的心灵上，一种类似疲倦、类似忧伤的宁静。他艰苦地工作了很久，每天要干好几个小时，新近才搬出城来住。怡然自得，无所事事。清新的空气，已经达到目标的感觉，跟朋友随心所欲、漫不经心地谈话，忽然间召来的心爱的人儿的形象，所有这些纷乱的而同时也不知为什么是彼此相似的印象在他心中融汇为一个共同的感受，既使他平静，也使他激动、使他慵困……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年轻人。

菩提树下清凉而寂静，飞进它浓阴中的苍蝇和蜜蜂的嗡嗡声好像也更轻一些；了无起伏的洁净的小草是绿宝石色，不杂一点儿金黄；高高的草茎一动不动地兀立着，仿佛着了迷似的；一小束一小束黄色的花朵悬挂在菩提树的低枝上，好像是枯死的。甜美的气息随每一次呼吸涌入肺腑的深处，而胸腔也欣然吸入它。远处，河对岸，直到地平线下，一切都在闪耀，像是在燃烧。那

边不时有微风掠过，吹皱了也加强了那边的闪亮。一层光辉的薄雾在田野上袅袅盘回，听不见鸟声，它们在酷热时是不唱歌的；而昆虫正四处喋喋不休。沐浴在清风下，沉溺于寂静中，听到这种热烈的生命之音，你会心旷神怡，它催人入梦，也勾起人的幻想。

“你注意到吗？”忽然别尔森涅夫说起话来，用他两手的动作来帮助表达，“大自然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是一种多么奇异的情感。它怀抱中的一切都那么充实，那么明朗，我想说，都那么自满自足。我们明白这一点，也欣赏这一点。而同时，至少在我心中，它总是唤起某种不安、某种惊恐，甚至是忧伤。这怎么讲法？是不是在它面前，和它相对时，我们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全部的不充实，不明朗；或者是我们缺少它赖以自我满足的那种如愿以偿的感觉？而另一些东西，我想说，另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它却又并不拥有？”

“哼，”舒宾不同意地说，“我来告诉你，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都是怎么个来由吧！你所描述的是一个孤独者的感受，这个人不是在生活而只是在观望和发呆。干吗观望？要自己去生活呀，去做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不管你怎样去叩大自然的大门，它都不会用清楚的语言回应你，因为它是个哑巴。它会鸣响，会呜咽，像一根琴弦似的，可是你别希望它会唱歌。一个活的灵魂——才会回应，而这多半是女人的灵魂。所以说，我的尊敬的朋友，我奉劝你去找个心上人儿，这样所有你的忧愁伤感会顿时无影无踪的。这才是你所说的我们‘需要’的东西。瞧这种惊恐，这种忧伤，瞧这种不过是像饥饿一样的东西。给你的胃装进真正的食物，一切便马上会井然有序，在天地之间去占一个自己的位置吧，当一个有形有体的人吧，我的老兄啊。再说大自然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处？你自己听听：爱情……这是个多么强大、热烈的字眼啊！自然……一个多么冷漠的、学究气的词



儿！所以呀（舒宾唱起来）：‘万岁，玛丽娅·彼得罗芙娜！’”

“或者不，”他又添了一句，“不是玛丽娅·彼得罗芙娜，不过反正一个样儿！乌·买·康普列涅。^①”

别尔森涅夫抬起身，用扣紧着的手托住下巴。

“为什么嘲笑呢？”他说道，眼睛没有望着同伴，“为什么挖苦人？是的，你说得对：爱情——伟大的字眼，伟大的感情……但是你说的是怎么个爱情？”

舒宾也抬起身来。

“怎么个爱情？随便怎么个爱情，只要它能有就行。我向你坦白，依我看呀，根本就没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你若是爱了……”

“就得全心全意。”别尔森涅夫立即接上说。

“是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心可不比苹果，不能切成几瓣儿。若是你爱，你就是正确的。我并不想挖苦谁。现在我心里有一种多么美的柔情，我的心变得那么的温柔……我只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自然界，照你说的，对我们有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呀，它在我们心里唤醒了爱的需要，而又无力满足它。它悄悄地把我们往别的活着的人的怀抱里推，而我们却不了解它，只在期待着从它本身得到点什么。唉，安德烈，安德烈哟，这太阳多么美，这天空、这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一切多么美，可你却在忧伤；但是假如说在这一瞬间你手里牵着心爱的女人的手，假如说这只手和整个这个女人都属于你，假如你简直是在用她的眼睛观察世界，不是用你的、独自一个人的心情，而是也用她的心情去感受——那么大自然在你心中激起的就不会是忧伤。安德烈啊，不会是惊恐，而你也就不会再去留恋它的美了；它或许自己就会欢欣鼓舞，会引吭高歌，它或许会迎声唱和你的颂歌，因为那时候，

① 法语的俄语拼读，意为“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就在它、在哑然无言的它的身上，注入语言了！”

舒宾一跃而起，来回走了两次，而别尔森涅夫低垂着头，脸上浮起一抹淡淡的红晕。

“我不完全同意你，”他开始说，“大自然并非时时刻刻都向我暗示……爱情（他没有一下子把这个字眼说出来），它甚至于威胁我们；它让我们想起许多可怕的……啊，不可企及的奥秘。它难道不是必定会吞没我们，难道不是一刻不停地在吞噬我们吗？她怀中有生命，也有死亡。死亡在它怀里发出的声音跟生命一样地响亮。”

“在爱情里也是有生有死的呀。”舒宾打断他说。

“那么，”别尔森涅夫继续说，“当我，比如说，春天站在森林中，在绿色的丛莽里，当我觉得自己仿佛听见了奥白龙号角^①的浪漫的声响（当别尔森涅夫说出这些话时，他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难道这也是……”

“渴求爱情，渴求幸福，如此而已！”舒宾马上接着说。“我也知道这种声响，我也知道那种情动于衷的期待，它出现在我的心灵中，在树木的浓阴下，在密林深处，或是在一个黄昏、在辽阔的田野上，那时太阳正在升起，丛林后的小河上雾气蒸腾。但是森林、河流、大地、天空、每一片浮云、每一株小草，我从它们那儿所期待、所希求的是幸福，我在一切事物中感觉到幸福的临近，聆听到它的召唤！‘我的上帝——光明的欢乐的上帝！’我曾经用这一句开始我的一首诗，你得承认，这个第一行写得多棒，可是我怎么也写不出第二行来。幸福！幸福啊！趁生命尚未消逝，趁我们的四肢还能抬得动，趁我们不是下山而是在上山，见它的鬼去吧！”舒宾突然一停，又继续说，“我们年轻，我们既不丑陋，也不愚蠢，我们要为自己去争取幸福！”

① 奥白龙是法国古代传说中的林中仙女。



他把鬈发一甩，充满自信地，几乎像是在挑战似的，仰望着青天。别尔森涅夫向他抬起眼睛。

“似乎你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幸福更崇高了吗？”他静静地说道。

“你举个例子？”舒宾问，便停住不说话。

“那么，比方说，咱俩，照你说的，都年轻，我们都是好人，就算是吧；我们各自都在期望着自己的幸福……但是‘幸福’这个词难道就是那个可以把我们俩团结起来，激发起来，让我们互相携起手来的词吗？这个词，我想说，是不是一个利己主义的，使人离心离德的词呢？”

“可是你知道那些能使人同心同德的词吗？”

“知道，它们还不少呢。你也知道的。”

“嗯？都是哪一些？”

“比方说艺术——你是个艺术家呀，——祖国，科学，自由，正义。”

“那爱情呢？”舒宾问。

“爱情也是个能使人团结的词。但是你这会儿所渴求的那种爱情，不是享乐式的爱情，而是牺牲式的爱情。”

舒宾皱起了眉头。

“这话对德国人合适。可我想要为自己而爱，我要成为第一号。”

“第一号吗？”别尔森涅夫重复他的话，“可是我觉得，把自己放在第二号——这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

“假如所有人都顺您的意思做，”舒宾做了一个可怜相的鬼脸说，“世上就没人吃凤梨啦，全都会拿去送给别人吃。”

“那也就是说，人们不需要凤梨。不过，你别害怕，总是有些人喜欢干些甚至是把面包从别人嘴里抢走的事情的。”

两位朋友沉默了一会。

“我前两天又见到英沙罗夫了。”别尔森涅夫开始说，“我请他上我这儿来。我非常想把他介绍给你，也介绍给斯塔霍夫家。”

“这个英沙罗夫是谁呀？啊，对了，是那个你跟我说起过的塞尔维亚人或者保加利亚人吧？是个爱国者？莫不是他把这些哲学思想塞进你脑子里的？”

“或许是吧。”

“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吧，是吗？”

“是的。”

“聪明？有天赋？”

“聪明？……对。有天赋？不知道，我不认为是这样。”

“没有天赋吗？那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会瞧见的。这会儿，我想，我们该走了，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或许在等我们呢。几点钟啦？”

“三点了，咱们走吧。多么闷热啊！这场谈话使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啦。你曾经有过一个短时候……你不愧是个艺术家，我全看在眼里啦。给我坦白，有个女人占了你的心了？……”

舒宾想要朝别尔森涅夫脸上望一眼，可是他转过身去，走出了菩提树阴。舒宾跟随他走去，摇摇摆摆、风姿优雅地迈着他一双小小的脚。别尔森涅夫笨拙地走动着，肩头抬得老高，脖子伸得老长。但是不管怎样他看起来比舒宾更像个上流人，更像个绅士。若是“绅士”这个词在我们这儿不那么俗气的话，倒不妨这么说说。

2

两个年轻人走向莫斯科河，沿着河岸踱去。河水散发出清凉



的气息，身边传来微波的轻溅声。

“我真想再洗个澡，”舒宾说，“只是怕回去迟了。你瞧那河，它好像在引诱我们，若是古希腊人，要说河里有仙女了。可是我们不是希腊人。啊，仙女！我们都是些西徐亚人啊^①。”

“我们有我们的美人鱼^②呀。”别尔森涅夫指出。

“得了吧，你跟你的美人鱼！对于我，一个雕塑家，这些吓人的冷冰冰的想像结出的恶果，这些诞生于令人窒息的茅屋和黑暗里的形象，有什么用处？我需要的是光明，是空间……哪一天啊，我的上帝，我才能到意大利去？哪一天……”

“怎么，你是想说，哪一天你才能到小俄罗斯^③去？”

“你真丢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为一次考虑不周的蠢事就责备我。你就不说，我也后悔得很啦。是呀，我做得像个傻瓜似的。天下最善良的安娜·华西里耶芙娜给我钱上意大利去，可我去霍霍儿^④们那儿了，去吃面疙瘩汤^⑤，还有……”

“别说下去了，请你。”别尔森涅夫打断他。

“我还是要说，这些钱没白花。我在那儿见到了那么美的典型，特别是女人的典型……当然啦，我知道，除了意大利，我找不到救星！”

“你就是去了意大利，”别尔森涅夫说，并不回身转向他，“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你会老是扇翅膀，可不起飞，我们是深知阁下的！”

“斯塔瓦赛尔^⑥可是起飞啦……还不止他一个人。而我若是

① 西徐亚人，公元前7至3世纪黑海北岸的部落，当时是粗野不化的民族。

② 俄国民间传说的水中仙女，音译为“露沙尔卡”。

③ 旧时对乌克兰的一种俗称。

④ 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蔑称，指其头顶上的一撮头发，又译“一撮毛”。

⑤ 乌克兰的一种民间食物，音译为“拉什卡”。

⑥ 当时俄国的一位雕塑家。

不起飞——就是说，我是一只海里的企鹅，没有翅膀的。我在这儿闷得慌，想去意大利，”舒宾继续说，“那儿有阳光，那儿有美……”

一位年轻女郎，头戴宽边大草帽，一把粉红色小阳伞搭在肩头上，恰在这一瞬间出现在两人正走着的小径上。

“可我看见什么啦？就是在这儿，美也向我们迎面走来啦！卑微的艺术家向迷人的卓娅致敬！”舒宾忽然叫一声，演戏似的挥一挥帽子。

被他呼叫的年轻姑娘站住了，用手指点了点他。等两人走近了她才开始说话。她嗓音响亮，卷舌音微微有点儿不准：

“您们两位怎么啦，先生们，不去吃饭啦？早就摆好啦。”

“我听见什么了？”舒宾举起两手轻轻地一拍，说道，“难道是您，迷人的卓娅，这么热的天，出来寻找我们的吗？我是应该如此来理解您话里的含义吗？请您讲讲，真是这样吗？或者不是，顶好别说出个不字儿，否则我会马上懊恼死的。”

“哎呀，求您别这样啦，巴维尔·雅科夫列维奇，”姑娘多少有些恼火地回嘴说，“您干吗跟我说话从来就没个正经？我要生气啦。”她说最后一句话时娇滴滴地扮个鬼脸，噘起小嘴来。

“您不会生我的气的，美丽绝伦的卓娅·尼吉基什娜。您并不想把我扔进绝望已极的、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可我不会正正经经说话，因为我不是个正经人呀。”

姑娘耸耸肩，转向别尔森涅夫。

“他老是这样，把我当个小孩子。可我已经过十八岁啦，我已经长大啦。”

“噢，天哪！”舒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翻了个白眼；别尔森涅夫则默默一笑。

姑娘则把她的小脚儿一顿：



“巴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我要生气啦！叶琳娜^①本来要跟我一块儿来的，”她接着说，“后来留在园子里了。她怕热，可是我不怕热。我们走吧。”

她沿小径向前走，每走一步，便轻轻地摇一摇她苗条的腰身，还不时地用她戴着黑色半截手套的小手把她柔美的长髻发从脸上掠去。

两个年轻人跟在她身后（舒宾时而无言地双手捂住胸口，时而又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片刻过后，他们来到昆卓沃四周许多别墅之一的门前，一幢不大的带夹层顶楼的木结构房屋，漆成粉红色，坐落在花园中央，天真无邪地从绿树掩映中微微显露出来。卓娅上前推开篱笆门跑进院中，她叫一声“我把流浪汉带回来啦！”一位面色苍白、表情丰富的少女从小路边一只小长凳上站起来，屋子门槛上则出现了一位身穿紫红色绸衣裙的太太，她把一张绣花麻布手绢举在头顶上遮住太阳，慵倦地、无精打采地微微一笑。

3

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斯塔霍娃，本姓舒宾，七岁上成了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同时也是一份相当可观的家产的继承人。她的亲戚有的非常富，有的非常穷：穷的是父亲一边的，富的是母亲一边的。他们是参政官伏尔金、契库拉索夫公爵夫人。她的法定保护人阿尔达里翁·契库拉索夫公爵把她送进莫斯科一家最好的寄宿学校，毕业后，又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公爵日子过得阔绰，每

^① 原文为法文，音译为“海伦”。

年冬天必办舞会。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未来的丈夫——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就是在一次舞会上征服了她的，那天她穿一件“美丽无比的玫瑰色长裙，头戴一只小朵玫瑰花编织的花环”。这个花环她一直保存至今……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是一个退役上尉的儿子，他父亲 1812 年负伤后，获得彼得堡一个肥缺。他十六岁入士官学校，从学校出来就进了近卫军。他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在中等人家的小型晚会上，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个顶出色的未婚男子了。他主要也就是出席这样的晚会，上流社会他不得其门而入。年轻时他抱有两个理想：当一个侍从武官和发一笔妻财。第一个理想很快就放弃了，而他也更执着于第二个。为此他每年冬天去莫斯科。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法语讲得颇好，而且还有个哲学家的名声，因为他这个人从不纵饮作乐。还是个准尉军官的时候，他已经爱跟别人坚持不懈地争辩，比如一个人是否可能在其一生中走遍全球，是否可能知道海底发生的事情，等等——他总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把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搞到手”时，他刚过二十五岁，还没去乡下经营农务。此后他一度来到农村，很快他便厌倦了农村生活。田产原是供农民耕种交的，他来到莫斯科，住在妻子的房子里。年轻时他什么牌也不赌，而这时迷上了洛托^①，洛托被禁后，又迷上了叶拉纳什^②。呆在家里他嫌闷，后来他跟一个德国血统的寡妇勾搭上，便几乎成天混在她家。1853 年夏天他没到昆卓沃来。他留在莫斯科，据说是为了洗矿泉水方便，其实是不肯跟那寡妇分开。不过，他跟她也沒多少话说，多半也只是谈些能否预测天气之类的话。某次有个人说

① 洛托，一种扑克牌的赌法。

② 叶拉纳什，另一种扑克牌的赌法。